

孟子新讀本

下冊

孟子新讀本第七篇上

唐文治蔚芝甫著

盡心篇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張子云。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朱注。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格物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張氏云。盡其心者。格物致知。積習之久。私意脫落。萬理貫通。盡得此生。無窮之體也。盡得此體。則知性之稟於天者。蓋無不具也。知性之所素具於我者。則知天之所以爲天者矣。

愚幼時讀先儒語錄。云學問之道。必先盡其心。能盡心。然後能知性。因謂盡心。在知性之先。及讀本節。朱注云。知性。則格物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則盡心。又當在知性之後。蓄疑者二年。後質之於業師王紫翔先生。先生云。知性。即窮理。玩朱注云。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是惟知性。然後能盡心。又云。釋氏先盡心。後知性。吾儒先知性。後盡心。思乃恍然於盡心者。盡其萬物皆備之體也。知性。知天。皆吾心之所包也。皆吾心之知也。易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此節祇是此義。知天者。論語所謂知天命也。五十以學易。故五十而知天命也。中庸自能盡其性。以至盡人性。盡物性。贊天地之化育。所謂自誠而明者。

方云。孟子學問。四十歲以前。在齊梁。不用而後。功。四十歲以後。在深造。自得。博學。反約。上。用。功。學。至。老。年。則。盡。心。知。性。以。知。天。不。僅。養。性。以。事。天。存。心。養。性。以。事。天。已。天。不。僅。養。性。以。事。天。

無非吾心中固有之體也。然則心之爲用微矣哉。亦廣矣哉。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張氏云。人雖能盡心之體。以知性之理。而存養之未至。則於事物物之間。其用有未能盡者。則心之體未能周流而無所滯。性之理亦爲有所未完也。故必貴於存心養性焉。存者顛沛造次必於是也。養者全之而弗害也。存之養之是乃所以事天者也。程子云。事天者奉順之也。若是而久焉。則有以盡其心之用。而無拂其性之理。而天之道亦備於是矣。

羅氏羅山云。不知天固無以盡事天之功。不事天雖知之亦奚以爲。君子之學所以貴乎知行並進也。

愚按張子西銘云。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存心養性當自內省。不疚。始張子又云。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翼敬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朱子注此節云。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蓋存其心者。操持功夫多。所謂于時保之是也。養其性者。涵養功夫多。所謂樂且不憂是也。仁人者。事親如事天也。易傳曰。後天而奉天時。斯善事天者也。若徇欲以放其心。害物以戕其性。則獲罪於天矣。孟子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當與此節參看。學者用存養之功。當始於平旦之際。詩云。昊天曰明。又曰。明發不寐。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斯時最爲純粹。天地生物之心。具在於是。及是時而存養之儼乎其若思。藹然而無不善矣。張子以爲。卽夙夜匪懈之旨。洵有味哉。洵有味哉。

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朱注。妖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爲害之。張氏云。妖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言。死生不以貳其心。惟知脩身以聽天命而已。脩身之事。即其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之見於躬行者也。所謂立命者。所遇係於天。而脩德在乎己。係乎天者。不可以人力加焉。脩其在己者。以聽天之所爲。則無在不得其正。所謂立命也。

羅氏羅山云。妖、壽、不、貳、者。知得天下之理。具足吾心。雖妖而此理未嘗缺。雖壽而此理未嘗加。或妖或壽。皆當有以盡其道。而後無愧此生。此知天之至者也。脩身以俟之者。非徒俟死而已。吾身一日未死。吾身即有一日。當盡之道。吾盡吾道。不使此生之理稍虧。或生或死。一聽於天。此事天以終身者也。妖、壽、不、貳、脩身以俟。此即其所以立命處。蓋既知得此理。毫無疑似。而在貧賤則盡處貧賤之道。以自立於貧賤。在富貴則盡處富貴之道。以自立於富貴。在患難則盡處患難之道。在安樂則盡處安樂之道。以自立於患難。安樂雖至。死生之際。絕不以之易其操。任他位置。皆能有以自立。撐持名教。扶維綱常。此正君子立命之學。以義理為主。氣數不得而限之也。觀乎此。可以知聖賢之全功矣。

愚按。張子西銘云。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立命之學。當法曾子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十日所視。十手所指。所以脩身也。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亦所以脩身也。妖與壽。不貳其志也。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也。人不能與天爭。而有時不能不與天爭。不與天爭者。安命也。立乎命之後者也。不能不與天爭者。欲以造命也。立乎命之先者也。

又按。心性之辨。至不易明。愚幼時讀陸清獻學術辨覺其剖析最爲分明。其言曰。人之生也。氣聚無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其不知性。而以知覺當之耳。蓋清獻本意在於闢陽明之學。而吾人因此則可以辨心性之同異。而究其精微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朱注。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羅氏羅山云。吉凶禍福。皆有正命。居心立身。準乎義理。無求吉與福之心。而吉福自降。此莫之致而至者。正命也。持身處世。不悖法度。無召凶與禍之端。而凶禍適與相值。此莫之致而至者。亦正命也。順受其正。不特凶禍當順受。即吉福亦當順受。吾道雖患難貧賤死喪。皆能有以自立。此順受乎凶禍也。幸值乎吉與福。當思所以承其吉福。蓋富有富之道。安處善樂。循理制節。謹度不自滿溢。是爲順受乎富貴。則有貴之道。立政教。維風化。靖共爾位。惟恐失墜。是爲順受乎貴。壽則有壽之道。在世一日。盡一日之職。在世百年。盡百年之理。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是爲順受乎壽。不然。雖富貴亦爲倖致。壽考亦徒不死天之所。以厚吾生者。皆虛擲矣。尙得謂之順受哉。此章恐人以凶吉禍福一切委之於天。而不盡人事。以聽之故。孟子疊疊言之。欲人盡脩身之功也。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朱注。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愚按。立巖牆之下者。約有二等。一爲毫無意識者。一爲自賈其勇者。而其爲徼倖嘗試則一也。天下希圖徼倖之事。皆謂之不知命。孟子特舉巖牆以爲例焉。爾近人倚賴富貴。自蹈危機。冰山一倒。己身隨之而靡者。何可勝道。皆立巖牆下之類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可謂盡其道而死矣。然又曰。戰戰兢兢。無勇非孝也。可見盡道者。尤視乎義之所宜。體其受而全歸道也。殺其身以成仁。亦道也。周孔顏曾。盡其道者也。夷齊龍比。雖陽文山。亦盡其道者也。皆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人分父母之遺體。以生。何至干犯法紀。竟有桎梏而死者。傳曰。人之於天也。

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不孝之至棄天之命者也近世青年之士未能開道或擇交不慎或素性乖張意氣紛呶自蹈刑辟而在上者無哀矜之心惟以羅織爲事以致罹桎梏而死者聯踵矣此可痛之甚者也吾惟勗學者以讀孟子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凡求之一字祇可自求於我而不當有求於人學問行誼在我者也富貴利達在外者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與舍在一心而已矣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張氏云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富貴利達之謂也富貴利達衆人謂己有求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之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然則亦可以已矣愚按此章即先立乎其大之說亦即天爵人爵之說也求在我者先立乎其大脩其天爵也求在外者脩其天爵以要人爵也近世之人不知安命之學自雞鳴而起以至嚮晦宴息營營擾擾終日爲無益之事即終身爲無益之人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魄魂魄也求在外之心勝則魂魄離矣甯不大可痛乎愚嘗立二言以自勗云身不爲無益之事心不爲無益之思夫不爲無益消極之說也吾身心性命之中最有益者安在求仁義道德而已矣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人之知良知也人之能良能也良知者無所不知者也良能者無所不能者也惟人之靈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儒者之道所以至於參天地贊化育極其功用之全皆爲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加於內也然而知能常有窒焉者則氣質錮之嗜欲塞之也孟子於人之知能既錮既塞之後特喚醒之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人欲復其萬物皆備之體莫要於窮理窮理則能盡己之性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由是充周不窮開物成務乃能使之各得其所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易傳曰曲成萬物而不遺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周子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不歸之至聖而必歸之至誠蓋誠者天之道也天以生生爲心實以至誠爲心（說見離婁篇）故凡人之能誠者天必愛之護之不能誠者天必惡之滅之裁者天之性也傾者覆之傾者不誠也凡天所愛之護之者人亦愛之護之天所惡之滅之者人亦惡之滅之不獨一人之性然也千萬人之性皆然也不獨人之性然也國之性亦然也揆之毫髮而不爽者也春秋穀梁傳曰人之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又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誠者不欺而已矣反身之事非一端而必自無妄言始無妄言則世無詐僞而天下和而治凡不欺之人在天下人未有欺之者也然則反身而誠者不獨誠於一身而且推及於天下自戒懼慎獨以至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樂莫大焉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恕者如心之謂也仁者相人偶也（見說文猶言人相偶）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因一人而推及於二人因二人而推及於千萬人其心無不同也故曰仁也論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何謂譬諸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是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何謂強強者勉行之謂亦有強制之義如母以使下毋以事上毋以先後毋以從前是也爲仁之方即求仁之道也生人之大患在乎有己而無人有己無人則事隔閡而爭殺起推厥所原由有形骸則有血氣有血氣則有爾我有爾我則有爭奪此不仁之人所以不絕於天下者皆有己無人之見致之也孟子知恕之難行也故曰強恕又欲明仁之非遠也故曰求仁莫近焉蓋恕者仁之基也有立人達人之願則民胞物與老安少懷之道在是矣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愚嘗謂經書中
用字最奇
者如易繫辭傳
不恥不仁論語
不憤不啓兩節
均極奇變此章
三句亦恥字特
因解此可悟用
變化法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大學之道。以致知格物爲先。故凡事之所當然。與其所以然。皆當窮之以至乎其極。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此皆謂道也。而不知者尤可憐也。自其精者言之。愛親敬長。交朋。慈幼。未嘗不由之也。然而莫知其道也。自其粗者言之。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未嘗不由之也。然而莫知其道也。易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謂凡民也。此所謂庸衆也。蓋甚可憐也。且夫人生世界之內。智愚之分。在知覺運動而已。禽獸之最蠢者。有運動而無知覺。其稍靈者。則有知覺焉。其最靈者。則知覺之分數愈多焉。唯人亦然。其至愚者。知覺最少。其稍智者。知覺漸多焉。其聖者。則得完全之知覺焉。彼其知覺有出於天者。有由於人者。有稟質清而利欲望塞之者。有稟質濁而學問開通之者。在人。之自勉耳。自世衰道微。人皆昏。昏然悶悶。然有運動而無知覺。求一知道者而不可得。幾何不肖而爲禽獸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惡之心。愧恥之本心也。人生當世。孝弟忠信。禮義以廉恥爲歸。荀管子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人道之以有恥爲重。猶日用之以衣食爲重也。人乎。人乎。何爲而無恥乎。吾思人雖至愚。至不肖。至猛。至悍。然苟闔戶而詔以廉恥之道。或令其清夜自思。未有不面赤汗下。憬然悟者。然而此良心發現之時。何其少也。以父母生我。清白之軀。甘下同於乞墻之齊人。富貴功名之所在。貨利之所萃。不恤屈吾心。磨吾骨。以奔競之。雖爲人厭。爲人惡。受人呵叱。禍害及身。猶戀戀而不舍。或則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囁作種種之醜態。以徼倖於萬一。嗚呼。可恥矣。可恥矣。平居意氣揚揚。自命不凡。見無志節之士。痛詈之不遺餘力。一旦入要津。其卑鄙齷齪。更有什百倍於他人者。嗚呼。尤可恥矣。學者於此等無恥之事。痛引爲大恥。庶幾不至爲無恥之徒。而羞惡之良。尙不泯於世界乎。

首節總冒次節
指巧滑者言三
節指頑鈍者言
僅五句文法有
變化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朱注。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張氏云。此章亦表裏前章之意。而謂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則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小人用機變之巧。飾其小慧於私。智不本於誠意。而務為掩覆。機變愈巧。而良心愈斷喪。故其為善也。則務竊其名。而無善之實。其有過也。非惟順之。又從而為之辭。安於自欺。而不卹是無所用夫恥也。

愚按。機變之巧。非指形器而言。乃指心思而言。人之心思。惟務取巧。必至於欺詐陰險。穿窬害人。而後已。故曰。無所用恥焉。近時曾滌生先生有言云。客召殺。殺。召殺。巧。召殺。故凡人之一味取巧者。未有能善終者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張氏云。既不以己之不若人為恥。則終不若人而已矣。夫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此古人之所恥也。今人乃環視其身。無一可恥。聞古者聖人之言行。顧己不能而無所動其心焉。則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愚按。張氏之言。至為深切。然以較乎古人而言也。若推其意而衡之於今。則學問之不若人也。材智之不若人也。行詣之不若人也。推而至於文化之不若人也。武力之不若人也。風俗之不若人也。國勢之不若人也。皆可恥之尤者也。中庸云。知恥近乎勇。惟知恥而後能愧。奮愧奮而後能自強。故欲求所以免恥之實。當知臥薪嘗膽之道矣。嗚呼。不恥不若人。則何有若人之一日乎。朱子云。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此說稍晦。宜糾正之。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

方云此論出處也見且猶不得二句氣象雄傑

方云亦論出處也人知之二句是樂義二句是德義二句是失義二句是等力量故士得已以下是何等施爲又云此文贈即可爲後世贈序之祖

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張氏云在上者每自謙損不以勢自居固爲賢矣而未若好善而忘勢之爲善也在下者安其貧賤無慕於人之有勢者亦爲賢矣而未若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者爲深也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爲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旦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爲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况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

愚按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臣諸侯不事不臣者非不願爲世用也所以尊其道也夫無其道而妄自驕是謂之傲無其道而甘心屈己是謂之鄙故儒者必先樂道乃可以尊己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張氏云宋句踐之好遊謂遊於世如歷聘之類意句踐之爲人徇名而外求者孟子語之以遊使求之於吾身而已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云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愚按易傳曰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无悶者所謂囂囂也若人知之而得意自鳴人不知而意氣頽喪則其鄙甚矣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朱注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此八字吾人所當遵守窮與達與吾性分無關也吾惟知有道義而已失義離道不得謂士或者曰處窮難於處達此說不然達所不離之道即窮所不離之義也不失義其體也不離道其用也無二致也夫士人處窮困之境失其所守者固多然一入仕途名利引誘之讒諂面諛之人蒙蔽之其能不離道者千百中無一二矣此百姓之所以憔悴而世界之所以多亂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謂不失已不失望謂民得遂所望二者相因民不失望正由於得已未有失已而民不失望者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澤加於民者謂匹匹婦戚被其澤也脩身見於世者謂著作名山以淑萬世也或者曰獨善其身非也士皆獨善如天下何故必以兼善爲務此說不然古之賢士必先隱居以求其志潔白乃心而後可以兼善天下若以兼善爲藉口淺露表暴釣名利是己身先處於不善之地遑能兼善天下乎故士之能兼善者必其能獨善者也其不能獨善者皆無兼善之道德學問者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羅氏羅山云義理盡人所同氣稟則豪傑獨異故能不待於教自能奮發有爲然凡能興於有文王之時即可興於無文王之時聖賢之書具在方策義理昭著無少蒙蔽誠使痛自砥礪奮力向前致知以擴其識力行以踐其實人一己百有志竟成今

方云此章與一
鄉之善士章立
學者最與之志
無文猶與之志
懷取善尙友之
心焉有不配古
人之理

此章氣象雄傑
讀之令人奮然
而起然以有恒
心為貴故七篇
之書不可不常
讀也

日之凡民自不難為異日之豪傑又何必待文王而後可與哉
愚按此章孟子自道也先儒云人當轉移風氣不可為風氣所轉移近儒云人當為造時世之英雄不當為時世所造之英雄
夫豪傑之士豈天生哉在乎自為之而已矣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朱注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

顧氏亭林云人之為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則可謂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為小人之歸而已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云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

愚按古之王者非不使民也非不殺民也然而不怨勞不怨殺者何也以佚道使民其所以使民者為民也以生道殺民其所以殺民者為民也善為政者本仁義之心一舉一動無非為民則何有於怨後世人君因一己之私而使民因一己之私而殺民於是乎民多怨多怨而天下之亂於是乎起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張氏云霸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欣樂之故曰驩虞如也王者之化遠且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

方云首節分王
霸次節申明條
皞氣象三節推
出所以致民皞
皞之故豈曰小

補之哉贊王者
即所以黜霸者
一筆作兩筆首
尾相顧神完氣
足此章精微廣遠
氣象萬千孟子
晚年有此等文
字秦漢而下豈
能幾及

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故曰皞皞如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張氏云殺之而不怨者以生道殺民也利之而不庸者以義爲利而莫見其利之用也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薰陶長養之深有以變其俗而莫知其然也

愚按讀此節令人神往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也然而王者經營畫之心蓋甚苦矣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朱注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爲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愚按過化存神不必言之過高蓋此節實與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二節及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二節義相通聖人大德敦化使萬物各得其所是謂所過者化涵養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使之發皆中節是謂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即所謂天地位焉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也維氏羅山謂天地所不能爲者亦必俟人事以裁成之如天與民以田里穀粟使遂其生而分田制里則必待乎王制天與民以仁義禮智以爲性而講學明倫則必待乎聖功此說極爲平實蓋士君子生當世本有代天行事之責此易所以言裁成輔相書所以言天工人代也故謂此節爲聖人精神之流形原無不可然若專言精神而不言事業要非實事求是之論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方云良知良能
乃天德王道之
源發前聖所未

言而能仁。可謂優美矣。然猶煦煦者所能爲也。若夫仁聲昭著。必其德行實有以感動人者。曰入人深。蓋在於無形之際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三代以下尚政。三代以上尚教。法律家尚政。道家尚教。夫政而能善。亦可謂優美矣。然不過政令之善而已。若夫善教。則涵育薰陶。能令一世皆底於善。故其得民。亦在於無形之際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夏日可畏。善政似之。冬日可愛。善教似之。然必善政立而後善教行。富教恒相資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財者政治秩然百廢具舉。則財用自足。易傳曰。何以聚人曰財。財大學曰。生財有大道。財者亦先王之所甚重。特貴乎生之理之得其道耳。善教何先。先於庠序。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又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蓋申孝悌。明人倫。則有愛情於家庭。乃有愛情於社會。乃有愛情於國家。其漸摩觀感。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君以民爲天。民以心爲主。先王之有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朱注。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陸氏桴亭云。中庸率性之謂道。率循也由也。今人卻看作率意。率字動稱。不學不慮。此釋氏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證。而學者不察。輒爲所惑。哀哉。又曰。孟子言不學不慮。是指出性體與不知性之人。看非謂率性當如是也。故不學不慮四字。即生知安行。聖人亦用不著。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此節注重一達
字如何能達其
功夫極精微極
廣大若不能達
也則虛有此良知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張氏云人之良能良知如飢而食渴而飲手執而足履亦何莫非是乎何孟子獨以愛親敬長爲言也蓋如飢食渴飲手持足履之類固莫非性之自然形乎氣體者也形乎氣體則有天理有人欲循其自然則固莫非天理也然毫釐之差則爲人欲亂之矣若愛敬之所發乃仁義之淵源故孟子之所以啓告人者專指夫此揭天理之粹以示人也

愚按愛敬者良知之實也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孟子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而推言之至於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己也凡此皆良知之發也人生當世所以居心而接物者愛敬而已然則愛敬固生生之理而人道之大本也乃孟子言無不知而世之人蔽其本性竟多有不知者何也

達之天下者所謂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也孟子學問最重在一達字舉斯心加諸彼所謂達也擴充四端以保四海所謂達也達之於其所忍達之於其所爲無非達也此達字極有功夫自親親以至仁民自仁民以至愛物政治家皆當措之於實事自有其本末輕重之差先後緩急之序非謂我有良知任其性之自然即可達之於天下也自王陽明先生提出良知之說以教人後代宗風頗稱極盛然陽明良知之宗旨實與孟子不同劉戡山先生良知說陳定齋先生良知辨論之極詳劉子之言曰王龍溪所傳天泉問答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實爲割裂知善知惡與知愛知敬相似而實不同知愛知敬知在愛敬之中知善知惡知在善惡之外知在愛敬中更無不愛不敬者以參之是以謂之良知知在善惡外第取分別見謂之良知所發則可而已落第二義矣且所謂知善知惡蓋從有善有惡而言者也因有善有惡而後知善知惡是知爲意奴也良在何處又反無善無惡而言者也本無善無惡而又知善知惡是知爲心祟也良在何處然則良知何知乎知愛而已矣知敬而已矣知皆擴而充之達之天下而已矣陳氏之言曰孟子之言良知本愛敬而言陽明之言良知離愛敬而言是假良知之名以文其靈覺之知也且陽明既曰良知即天理又曰良知所知之天理是己歧而爲二矣既曰良知即性又曰佛氏本來面目即儒門所謂良知夫佛氏

本來面目。其果性耶。天理耶。又曰。良知一也。以妙用而言。謂之神。以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凝聚而言。謂之精。朱子曰。神亦形而下者。然則神也。氣也。精也。果性耶。果天理耶。陽明又曰。良知是是非之心。夫既以良知爲性。爲心之本體。而又單屬之是非。是五常缺其四。而心體有不全矣。先儒以仁統四端。未聞以知統四端也。蓋陽明所謂良知者。徹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徹今。徹死徹生。無所不照。無所不覺。此禪宗所謂光明寂照。無所不通者。非此心知覺之靈而何。是二家者可謂析之極其精矣。然思有說焉。儒者脩道立教。期於救世而已。期於救人心而已。今之人縱或徇欲害性。靡所不爲。然苟闔戶而詔以良知。未有不面赤汗下而憬然覺悟者。以其良心之不泯也。陽明之提醒良知宗旨。在此其爲學之近於釋氏。無庸諱言。然其自治也有以明心而見性。其治人也足以覺世而牖民。而其喚醒迷繆之人心。則尤爲切摯。是以陸桴亭先生讀傳習錄。亦有心開目明之說。陸清獻作學術辨三篇。以闢陽明而湯文正終未以爲然也。天下有真能爲姚江之學而不流於匪僻之行。者吾則友之矣。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朱注。居深山。謂耕懸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動。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愚接此章之義。說已見第二篇。易傳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舜之取善。所以如此其速者。神而已矣。然所謂神者。非別有秘妙也。窮理之至精而至熟也。居深山時。能取衆人之善。以爲善。故爲天子時。能集天下之善。以爲善。近曾滌生先生謂。每日須自檢點。取人爲善者若干事。與人爲善者若干事。思謂取人爲善。談何容易。虛懷若谷。其先務也。然即有虛心好善之誠。而不能窮理。則有以不善爲善者矣。是故好善。天資也。窮理。學力也。二者並

進其庶幾於舜乎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朱注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愚按此章與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之義相通不爲不欲本心也爲其所不爲欲其所不欲蔽其本心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提撕其本心也由所不爲不欲達之於所爲所欲擴充其本心也更有進者孟子此章特就遏欲而言爾若自存理言之人能於終日之間常爲所欲當欲則於不欲之事自然能拒絕之此以理勝欲之樞機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孟子此言欲人之清明其心也夫德慧術知豈必皆出於疢疾而孟子乃曰恒存乎疢疾者人當安樂之時則其心昏濁而無所激厲當憂患之時其心清明而常有所覺察也孟子痛乎安樂之徒其心營營擾擾其慧其知皆用之於不正而自窒其聰明也故曰恒存乎疢疾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羅氏羅山云操心危是就自己檢點所以爲子臣之道惟恐陷於不是得罪君父慮患深是就禍變上深心密慮思患預防達是達忠孝之理而得處置之宜君父格而忠孝全此其所以爲達若止謂保身避禍不顧君父則操心慮患皆出於一己之私矣蓋盡忠盡孝臣子之所能爲者也至於禍變之來未可逆料幸而君父感悟子臣之心安不幸而不感悟亦惟盡人事以聽天命而已新安謂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此說未當故朱子止以達於事理訓之也

方云德無慧是
頑空術無智是
譎詐操心危則
德有慧慮患深
則術有智達者
智慧也
此章詞極猛厲
斬截所謂橫空
盤硬語也